

## 正午的喀什



站在這裡心中悵然。15年前我還年輕。那時古風的廣場還沒有被整肅，站在廣場上就能看見傳統，還有商品和文化的集散。大寺一直到臺階都被熱騰騰的攤販集市簇擁，顯得隨和而貼近。那時第一次見到鮮血淋漓但不停歌唱的自殘乞丐，第一次見到白瓷般可愛的小姑娘。還有熱烈的音樂，那是掙脫異化的一片旗幟。不用說，還有不時飄來的，迷人心竅的眼神。15年前的那一天，我的心被掠奪了。那一次是畢業前的實習；但不知怎麼，就像走錯了路一樣，越過那麼遼闊的大沙漠，我獨自跑到了這裡。於是人就再也無法不想念，春夏秋冬，我身在異鄉，一絲遊魂卻時時在這街頭遊蕩。

今天我又沿著沙漠的邊緣，穿過綠洲，來到了這裡。今天看到這些濃密的黑鬍子，長到膝蓋的袷衫和花帽，我已經不再驚奇了。不敢相信地，切實地踩著這裡的土路，我甚至難以壓捺心中的一絲莫名的傷感。今天我懂得這是遜乃，效仿的聖行。不過，衣冠須髯，幾件遜乃居然能變成如此聲名遠揚的形象，變成一個個魅力生動的男子，這一點使人禁不住地暗暗感慨。

女人們更是如此。難言的嬌美，癡醉的歌舞，和拒絕的褐色蓋頭巾，都不可思議地同屬她們。仿佛她們神秘的女體，在不語之中暗示著徹底的快樂和禁忌。一切都藏在她們的深處。如今我能稍稍清楚地分析了；經過了時間和經驗，

如今我開始能猜測暗暗編織其中的經緯。心中悄然遊走著一絲蒼涼。我開始善意地諒解；何必對膚淺也進行討伐呢，那是最後的殘存浪漫。

毛驢子依然皮實地在炎熱中拖著車，沿著田野上的林蔭路小跑。青黛的綠蔭遙遙伸延，這裡也許是中亞最大的綠洲。風景和人都依舊。他們依然不稀罕編入公家的單位，各自在私人的鋪面前頭忙碌。喇叭還是絲毫不介意流行風尚，自行其是地，向世界灌注著古老的小調。鑽天楊的滿樹葉子沾滿塵土，攤子上香噴噴地、齊齊疊放著焦黃的饅。妙齡姑娘一排排走過，眉毛染成黑綠的黛色。老者在楊樹下消磨著時間，雙雙深目不可捉摸。

我順著著名的巷子，走走停停。我說不清自己多麼喜愛這些古怪的小巷。不用說，在我生長的中原也用泥蓋房子，但是同樣的泥土，卻堆砌出不同的氣質。

一定從古時候就已經定局了。神秘的一股情調，被無形地劃歸了這裡。從淡白色泥屋的光滑平頂上，它輕曼升起，俏皮柔韌，難以觸摸，不可言說。接近它幾乎是不可能的；長久以來，我一想到此生恐怕不能與它再求深交，心裡就忍不住難過。哪怕是用感性或學識，哪怕僅僅想一把抓住它的一絲形影一股味道。太難了——它飄忽幻變，不做允諾。它和我們不得不寄生的此界之間，好像是隔著一層絕緣的空氣或塵霧。

我年年都這樣想：一切是不是已經太晚了呢。

他們卻在神秘地微笑。像瓷一樣白嫩的娃娃，在每一寸身條上迸射活力的姑娘，即使穿著破舊也瀟灑有儀的男子，肥胖快樂的主婦，白鬚碧目的老者——他們分著清楚的年齡階梯，一層層一類類地，在這些神秘的小巷裡成熟。他們總是從他們那令人豔羨的神情中，輕輕地投過來一個微笑。唉！

世間正是可怕的正午。恐怖的毒陽在放肆地曝烤著，泥抹的平頂屋一片片低伏著，在這亞洲的腹心乾透、變硬，被烤成了一抹光滑的蟄白色。它們一語不發，靜靜地和白楊沙

棗一起伸延，在天盡頭化成一片淡霧。

我用鞋揉著淡白的乾土。儘管頭上高懸著如熾的驕陽，我心裡卻覺得如釋重負。我發覺，在我來到的同時，目的便已經消失了。遙遙地，由於禁止使用高音喇叭而顯得若有若無的、艾提尕爾深處傳來的長長梆克，飄出來後變成乾燥的夏風，散向炎熱的中天。

是的，這裡就是中亞的名城，我渴念的喀什。

## 二

在整個中亞或者更遠的外界，人們可能沒有聽說過烏魯木齊。但是一提起喀什噶爾，誰都會歎讚之神，形諸於色。

有時站在沙漠的南緣顧盼，總覺得喀什噶爾綠洲實在太遼闊了。它大得以至在胸脯上發育了不止一個市街。有的沿襲舊制，音譯古語；有的顧盼水草，指地為名。當然不管街鎮的歷史如何，它們都是交叉通達於喀什大綠洲上的樞紐，都是拖拽著一大塊村莊之網的綱結。

水量豐沛的河水渾濁地奔騰著，和條條灌渠交叉補給。眺望著無垠的綠洲，我不知去哪裡走走更好。和人們閒談時，他們說，在喀什噶爾的郊外，比如在疏勒有不少東干人，不去看看麼。

疏勒離喀什很近，不知它是不是文獻裡講到的，政府軍經常躲進去的古麗巴哈爾堡。東干的語源已經不易究明，不時地它也被寫成東甘。打聽的話，只能問清楚它在哈語中讀成 *donggen*，在維語裡唸做 *tongkan*。人們用現代語的慣用形猜測說，這個稱謂來自 *turgan*，意思是「留下」，指當年留在甘肅沒有回到故鄉的撒馬爾罕之類地方的遊子。當然也有人說，這個詞就是指東部甘肅。

19世紀的末尾，天下淪為亂世。面對著歧視和威脅，東干人選擇了爭鬥。於是也就嚐受了迫害，最後流離失所。悲慘的故事持續了很久，不過事物終究會有結束。後來當安定又巡迴歸來時，人們發現，東干人已經悄悄地靠著城邊定居了。

一如已往，東干人麼，買賣些涼麵釀皮，栽種些辣子洋芋。斤斤計較地勉強營生，緊靠著寺抱成一團。他們學了些維族話，把泥屋搭在了這片綠洲。後來世道繼續穩定，他們開始出門也戴白帽子，在泥屋的庭院裡，栽了些葡萄和鮮花。從劫難以後至今，剛剛過了一百年。

一對東干人的老兩口，悄悄住在疏勒北郊，一個叫塔孜拱的村莊。

遠遠地先看見一排高聳的楊樹林。順著急流的水渠，這些樹幹粗糲的青白色大樹筆直地密密挨著，雄壯地排成了街道。小小的院落遮掩在青楊樹深處，他們的家蓋在維吾爾人的聚落中間，街上依著門口，三兩地有衣裙鮮豔的維族女人在閒扯。進門前抬頭望望，一切都曝曬在火燙的陽光之下。

老人的眼眶深陷。投手舉足之間，他很像喀什樹蔭下的那些維族老者。他總是遲疑地把我的話再問一遍，然後先在臉上露出確實懂了的表情，然後再慢慢開口回答。我不能不欣賞他舉止中的，準確的維吾爾式的優雅。

院子寬敞得令人豔羨。沿牆矗立的鉅大青楊，把院子圍成小小的城堡，完全隔絕了外面的任何動靜。角門通向果園，院子裡架著葡萄。從簷下就密密垂滿的葡萄和大片的濃綠肥葉，把一派炫目陽光架擋在上方。它只能在縫隙裡閃爍，但是再也無法落下。

他姓的是在東干人裡最常見的馬姓，但是他的漢語已經不熟練。我竭力把普通話講得再清楚一點，但是他卻更聽不懂了。在新疆我總是儘量少講漢語。我喜歡用半通的蒙古語或幾句哈薩克語，和漢語民族以外的人們打交道。但是，我沒有想到在這個小院裡，在同胞的老人面前，卻要經過維語的翻譯。

他在疏勒長大後，就投奔了維族人的毛拉唸經。也在維族毛拉的主持下，當了東干人的阿訇。他安靜地坐著，一個穿連衣裙的鄰居女孩依偎著他，一根根吃著待客的饊子。家裡沒有兒子媳婦，只是老兩口做伴。他抱怨地說，自己的孩子都「工作」去了，不來接他的班。他的這幾句話說得斷續吃力，不知是因為他的老實，還是因為他對自己的用詞缺乏自信。

聽著他說不準的話，人們笑了起來。大家開起玩笑，說該請個懂漢話的維族小夥子來，因為馬老漢的漢語不如維語。他更窘了，無奈地搖了搖頭。吃饊子的小姑娘倚賴地靠著他，香噴噴地嚼著。他不知所措地低下頭，撫摸著那維族女孩的頭。孩子舉給他一根長長的饊子，他搖搖頭，說了句什麼。小姑娘應聲跑了。

老大娘則活潑得多。她是完全的維吾爾裝束；穿長裙，襯衫外面套著對襟的坎肩。也像維族女人一樣，戴著小花帽代替蓋頭。比起老實的丈夫來，她的母語記憶要好得多，口音裡居然還帶有一些陝西腔。

她的心思只在留下我們吃飯。不管怎樣堅辭，隔上一會她就再來挽留一陣。而且隔上一會，看到我們還沒有馬上就走的意思，她馬上就跑到灶房，切上幾刀或者洗一把菜。果然，等到我們坐夠了，真地要告辭時，她已經把飯菜收拾了一半。這下她的態度堅決了，她攔住我——陝西話急切中顯然不夠了，她就用維族人的調子喊起來：「你們走的話，我，我——哭呢！」她的真心使我們局促不安。堅持告辭呢，她已經說了這樣的話；不走吧，那麼就要讓70多歲的老人做飯。

我突然感到，若是此刻離開，以後我會長久遺憾的。於是我跟著她跑進灶房，連聲說：那讓我來幫您……後來，就是富足的南疆飯菜。我什麼忙也沒幫上，他們宰了兩隻雞。在場的人裡，有一個政府要員。或許是由於我的幫腔？要麼就是為了向我展示政策陽光的煦暖浩蕩；飯桌上決定：可以額外給本村一個名額——去學古蘭經。我心中暗暗感到震

驚，但是馬老漢夫婦知足的表情糾正了我。飯很香，客人們由衷地覺得打攪，再三地致謝和表示禮性。

現實而短暫的一課結束了，感慨不住湧來。離開他們的時候，我走了幾步，又回過頭來。我實在捨不得就這麼走掉，其實我有和他們交流的全套本領。但那是完全不必要的，馬老漢的平和，像是一個不變的哲理。遺憾的潮衝擊著我；就這麼離開喀什郊外的疏勒麼。幾乎是什麼都沒有來得及說，我還有多少家常話和心事，想和老兩口說它一頓呵。

離開葡萄架，就回到了灼燙的陽光裡。在密密勾連著，滿身葉片簌簌搖響的大楊樹下，兩位老人並排站著。老大娘的花裙子飄著，臉上笑得開了花。馬老漢遲疑地抬著手，好像不知怎樣告別。

他們心滿意足，再也與世無爭。由於命運的逼迫，還有環境的濡染；短短的百年之後，從服飾到思維，不用說人生，人本身包括語言都變了，他們幾乎變成了另一種人。

我抓住他瘦嶙嶙的手。白帽子下面，他蒼老黝黑的臉型，愈看愈顯得更像維族人。我捨不得，儘量多用了幾個術語，和他道了再見。他抬了一下眼睛。大概這時他才想了想我是個什麼人。在正午烈日的逼人照射下，他的眼凹愈發深陷，微笑中顯出一絲憂鬱。我心中微微觸動。我悟到了一個罕見的道理。當在盡頭處，當被生死與否生存與否的選擇裹挾的時候，人會發生直到內裡甚至體質的改變。

### 三

她坐在我的對面，沙啞的聲調急促地說著，四周的土牆上滿是地毯的美麗圖案。和伊朗航班上的黑衣姑娘不同，也和不能見面的巴基斯坦主婦不同，當然更和西海固或者河州

那些戴蓋頭帽子、穿短棉襖的女人不同。

有生以來這是第一次，我和一個蒙著褐色紗巾的維吾爾女人，面對面地坐在一起。她穿一襲長袍，細細的手加強著語氣，輕快地做著手勢。

四壁地面都被掛毯的圖案填滿了。從敞開的門朝院子望去，白亮的渠水正從院牆的水洞流進來，澆灌著院落中央的一簇鮮花。喀什噶爾郊外的綠洲上，每個莊院的景色都是這樣；外面有聳天的白楊，渠水隔開的土坯院落，沉重的葡萄架，靜靜的鮮花，還有作為後院的果園。進了室內，則是滿壁的掛毯，是充斥滿目的波斯或和田的漂亮圖案。

地毯的厚實和圖案，仿佛使我身心都突然進入了休息。時間已是傍晚，我覺得自己置身於奧深之內。四外遠近悄無一聲，只有圖案上的亮色在浮出。在這種帷帳之中，在被四圍上下的織毯遮掩下，我感到近乎絕對的寧靜。原來鮮豔的色彩在暗處，可以變成更深的幽靜。

不知道她經歷過怎樣的學習知識的過程，我只是從與眾不同的舉止中，暗自猜測著她的修養。她蹲坐的姿態，和談吐的韻味，都優美得令人驚奇。她隨意地和我們談著，我突然想到我的蒙古草原的蓮花嫂子。就待客時的姿勢而言，她們非常相像。只是我和蓮花嫂子之間有著豐富的語言，而此刻我為自己不懂維語而痛苦，我只能可憐地觀察，只能看看她們的生活。

她記下我的名字時，握筆的動作很敏捷，字跡潦草瀟灑。她的紗巾垂下來，觸到了紙上。從這一切——幾乎可以無誤地猜測她的形容了，只是紗巾低垂著，我看不見她的臉龐。

自遙遠的15年前起，我就對蒙面懷著一種複雜的感觸。我曾經覺得遺憾；但是當我漸漸意識到歧視的頑固以後，我又理解了這種遮蔽的抗議。

蒙面是奇異的。那面紗拂送過來一絲莫名的氣氛，使心在一瞬間就肅然莊重。我必須說，雖然不見眉眼，儘管隔著褐色的面紗；但是輕輕地跪坐著、用低柔沙啞的嗓音很快地

訴說著的她，渾身都籠罩著一種形容不出的美。

我們交談著一些常識的話題，她在話題稍大的時候馬上說，可惜丈夫不在家。在談話中，仿佛有一個深目黑鬚的男人隱身側後，而且我想他一定是個美男子。因為，我屢屢感到這位不在的丈夫的存在；因為她提起丈夫時的語氣，有一種倚賴、把握和不易察覺的自豪。

她們是南疆的蘇菲派，本地稱蘇菲派為「依山」(yishan)。我對她說，在黃土高原，有不少農民雖然目不識丁，卻牢牢記掛著南疆。他們把喀什莎車一帶的依山看做自己的源頭。她聽得很認真，但是並不多做回答。她說，關於這個話題，最好還是由我丈夫來談。也許由於對依山派的判斷吧，我感到在這個掛滿壁毯的屋子裡，悄然遊走著一絲同在的嚴峻和熱烈。我直覺地感到，在她和她追隨的丈夫之間，一定有一種罕見的聯繫。我猜想，這裡一定藏著動人的、神秘主義的故事；不僅有男女間的愉悅和結合，而且有道路上的攙扶和追隨。

小院裡漂蕩著像是維吾爾古歌一樣的音樂，它一跌三轉，動聽地流動著。我讚歎時，沒想到她回答說，那是她錄的一些自己唸的經文。我又禁不住暗暗震動。因為，它和我聽熟了的各種舊式和新式的叨熱（調子）都不同。我走過數不清的清真寺，但從沒有聽過如此富於樂感的唸法。見我聽得發癡，她說，丈夫是朝覲過的阿吉，跟隨著丈夫，她已經學習了三年。

維吾爾人的一些阿語借詞省略了詞首輔音，比如她把哈吉讀成阿吉。但是音樂天賦使他們把經讀得像是聖樂。不僅是簡單的日子，在這個院落裡，維吾爾和伊斯蘭，已經變成了水乳交融的情調和生活。小院裡，奇妙的旋律仍在抑揚回轉，一陣陣聽得人沉沉陶醉。我懂了，雖然不由得傷感——對氣質不同的人，尤其是對音樂傳統不同的人來說，神聖包括儀式的吸引力是大不一樣的。



地毯上放著一本大開本的經，紅色的塑料封皮上印著——我試著讀，當然是一個一個字母地認——她贊許地和著唸完：「無可置疑的經典」。我忍不住一個心裡的願望。猶豫了好久以後，我下定決心，開口說了出來。

我問道：如果不是為了我自己，而是為了能讓我的女人和孩子看看維吾爾的女人——您願意戴著蓋頭，和我照一張相麼？

她答允了。

旅遊喀什的文人騷客在作詩的時候，一般在詩頭先寫「哦，艾提尕爾」，詩尾則一律為維吾爾女人的蓋頭扼腕三歎，好像面紗是奴隸的標誌。其實就在無人知曉的艱難日子裡，儀禮的趨勢正在被謹慎地探討。關於規定必行的「菲力作」，關於被允許的「哈拉里」和被禁止的「哈拉目」。假如歧視能受到廣泛的制止，這一變革或許已經實現了。早就有人響亮地歌唱過：是真主賜予我美麗的頭髮，把天經鐫刻在玉杯之上。

這是一個過於嚴肅的題目，我當然不能浪言輕論。我只是忍不住探望一下的願望。已經有人利用穆斯林女人的面紗對我進行造謠和攻擊。歧視也是一種傳統，面臨的經常是無知的敵意。在一步步如履薄冰的日子裡，我學會了緘默。我沒有奢求心靈的節日，也決心放棄了傾訴。

但是，在天道巡航的又一個歲末，我想向他們傳達我的蔑視。在喀什噶爾郊外的一個小院落裡，我和一個虔誠而又深沉，看不見、但是最美麗的蒙面維吾爾女人一起，照了一張珍貴的合影。我戴著她丈夫的維吾爾式的白花帽，那帽子上繡著四朵綠色的葉子。連為我們照相的老李都激動了，他低聲對我說：「別眨眼，這是非常難得的！」

院牆外，夕陽的金輝染得白楊梢頭片片金箔。

蒙面的她，緊緊地抱著那本紅封皮的大經。我並排蹲在她身邊，盯著對面牆上的一枝彎曲的忍冬花紋。不知為什麼

我覺得自豪，喀什噶爾這座名城，維吾爾這個世界，總算和我有了第一步的交流。這個小院對我意義重大，它裡面也許沒有多少財富，但是有信仰、自尊、音樂和美貌。有由這幾種寶藏合成的，喀什的秘密。

一共照了兩張；第二張，輪到我抱著那本紅皮的大經。我等著快門按下時，忽然覺得眼前暈眩了，那一瞬之間我清楚地感受到了陶醉。暮色昏暗的院落裡，那天籟般的樂曲跌落下來，柔和地轉出那麼神妙的一個旋律。如同沙漠綠蔭中穿行的風，如同撫摸著傷口的手。如同久久沒有見到的和平，如同早已不再盼望的希望。

她說自己唸得不好，把錄音機關掉，換上了一個歌曲磁帶。滿院的旋律驟然一變。我驚醒了，一抬眼，看見了藍紫的暮靄。

天色已經太晚。我們趕快起身告別。院子裡響著音樂。突然我聽見一個熟悉的句子。那是一首關於母親的歌，敘述一顆死去以後掛在路邊的母親的心，突然之間開口了，對她的摔下馬的兒子心疼地提醒什麼。

我猛地覺得喉頭哽咽，突兀的憤怒沖了上來。為什麼我不能勇敢地說出來呢？為什麼我不能向世界宣佈——我們對真主，還有他許諾的世界的渴盼、仰仗、和深藏的愛呢？

難道只是為了規避有意的陷害麼？難道只是為著追求廉價的理解麼？不！

#### 四

提到喀什人人都言必稱艾提尕爾。好像它是喀什的市標，是花瓶和塑料樹，是給淺薄詩人提示句子的小人書。文人騷客到了喀什就直奔艾提尕爾，簡直比穆斯林還要急切。而只要看見艾提尕爾的尖塔，他們枯乾的騷興就變成了靈



那天我從艾提尕爾走出來，發現周圍都是普通的維吾爾人

感。他們千篇一律地在詩頭籲嘯「哦，艾提尕爾」，雖然不知道自己在詠歎：「哦，艾提節禮拜的地方」。

終於邁進了艾提尕爾大寺，邁進了它的三座尖塔三支鏹月的拱門。尋覓般瀏覽著，我發現在瓷磚裝飾的拱門裡面，並沒有想像的大殿。只有回廊，漆畫著維吾爾情調的圖案。在幾重進深的院落裡，毛拉的一間小屋，比預想的遠為粗陋。

房子是用厚土坯蓋成的，加上層層的濃蔭，正午的屋裡涼快適意。我企圖利用見到毛拉的機會，在艾提尕爾聽上哪怕短短的一課。十幾年都過去了，我已經不能再容忍似是而非的粗糙解說。用一個白銀般的金屬碗，我啜著毛拉為我斟上的紅茶。窗子外面一派蔥蘢，連人影都被綠蔭濾得靜悄悄的。我正式地詢問了喀什噶爾最主要的儀禮。

那麼，這是一種類似東干常見的、格迪目的禮儀麼？是的，我們也講格迪目這個詞。那麼比如說，清晨也誦讀一些輔助的功課？……看來毛拉也喜歡我的提問。他給我在碗裡

加上兩塊方糖，饒有興趣地回答著我的問題。——不，在晨禮後這裡不唸奧拉特，你說的奧拉特我知道，這裡的依山派念。據我所知是一個11世紀的兩河人，名叫阿不杜·朶底爾，是他傳來了哲合忍耶。是的，有四個分支。此外還有契迪耶，庫西迪耶。

散漫地聽著，偶爾望見院子。樹影之間，有三兩的人在默默禮拜，還補欠落的功課。我總忍不住一個念頭：此刻我是在新疆，也許是在整個中亞的心臟，求教著他們最核心的問題。毛拉並沒有想像中的銀髯飄飄，他的表情和善文雅，無法輕易估測。他的房間陳設簡單，案上攤開的是常見的經典。他的回答簡潔果斷，有些概念聞所未聞。我抑制著驚歎，但這樣大的題目不能輕易窮究。但是我提醒自己，艾提朶爾大毛拉的解答不易求得，它是一種見解的權威。我把小本子平攤開來，盡力一字不漏地疾疾記著。

也許，這一天艾提朶爾毛拉的講授重要至極。世間的事往往如此，周知的常識往往似是而非。而偶爾的一次，僅有的幾句，卻準確地描述了本質。問答之間，不是艾提朶爾一座寺的事情，而是維吾爾，是使人神往又令人費解的維吾爾的形式，一陣陣被勾勒得清晰起來，又瞬忽地漫漶著隱褪而去。

這一天是聚禮日。午後的艾提朶爾，幾重的庭院人聲鼎沸。明亮日光下的人群色彩斑斕。眼前人頭攢動，花帽，白帽，山裡牧人的黑邊氈帽，塔吉克人的鑲邊皮帽，在驕陽中像塗了油彩。下殿後就明白艾提朶爾的場所主要在廊下；淺藍色的廊柱之間，剛剛聚禮過的人像潮水一樣，緩緩向門口湧動。還有人在專心還補，男子的身旁跟著少年。旅人鋪開自備的拜氈，行李和水壺就放在一旁。隨著人流我也向門口移動著，心裡盈滿了亢奮和感動。這麼多人聚到了一起，彼此並不相識。

大寺門口，也就是那三座園塔的入口，被擁擠的孩子

們擠得水泄不通。男孩和女孩，揚著清脆的嗓子叫賣，每個人都高高舉著一隻金屬的水杯。這是清淨的水，今天多麼炎熱，請喝一杯吧！買一杯吧，買一盞主麻日的清水吧！孩子們睜著雙眼皮的清澈眼睛，急切又充滿希望。我從未見過清真寺前的賣水。也許這水真的特別乾淨呢，我猶豫時立即被孩子們包圍了，大小的鐵杯子和搪瓷杯子對著我晃動，清亮的、顯得特別涼的清水，在杯盞的沿口迸濺。

和孩子們一起擠在最前面的是乞丐，著名的、永遠唱歌的喀什噶爾乞丐。他們激烈嘶啞地唱著，凝視著從身邊湧出的、剛剛向真主表白過的人。有一個婦女唱得哀傷至極，她號啕著，歌聲和眼淚俱下，瘦瘦的兩臂舉向天空。門洞裡坐著幾個哲人般的白鬍老者，微笑著望著人群。出寺的人流沉默著慢慢挪動，一張張兩角、五角的錢，紙片一般扔到乞丐懷裡。門外擠滿的是各種各樣的小販，孜然的濃烈氣味隨著他們一擁而至。花布絲綢在嘩嘩抖動，羊肉在槽子裡滋滋冒油，鐵釵子呼呼地剝著刨冰。一片喧囂的聲浪，淹沒了一切。

廣場已是人山人海，我忽然發現這就是節日。這麼多人，怕是所有的喀什人都來了，因為城市的習慣，也因為心的願望。如此的場面，使任何東干人的古老名寺都望塵莫及。人人都來了，這才是「聚會」。何止是宗教，這是成為日常的儀禮，這是豐滿的文化和人的生活。艾提尕爾突然顯露了內涵，完全不顧我的震驚。人潮照樣緩緩地蠕動著，經過大寺那弧線優美的拱門，太陽已經西斜了。

## 五

現在，沿著綠洲的兩翼，大路朝南北兩個方向，遙遙指著帕米爾和伊犁。高矗的白楊樹像塔一樣，碧綠的葉子居然

沒有烤焦。晃眼的白熾造成了一片死寂，它無聲無息，瀉滿大地，在南疆大沙漠的邊緣綠洲上，夏季的正午靜得難以置信。

此刻千真萬確，我站在喀什的滾燙熱土之上。陽光，白晝，如火的風，所有的一切都是真實的。我的雙腳踏著這塊土地。心頭掠過的快感或者傷感，都在曝曬之中蒸發逝盡了。就像正午射進樹葉縫隙間的一束光，哪怕只是一眼，我看見了15年前不懂也沒有看到的東西。在注視中，在感受中，我多少還是探詢了本質，在七彩貼瓷的高塔的裡面，我多少還是輕輕地，觸摸了一下這個美得耀眼的文明。

如果非要寫下一兩句結論式的感觸，我想說，在喀什噶爾古城，在使人感到遙遠和神秘的維吾爾世界，我感到了一種——柔和了、變成了藝術的儀禮的力量；我觸著了一種——變成了傳統、文化和氣質以後的，信仰的魅力。

也許，秘密和奇蹟就藏在這裡。在這裡，宗教成熟了，變成了和諧的文化。簡潔的聖行，化入了每天的生計和日常的習慣，滲進了音樂和體質，變成了姑娘和男子頭上的花帽，演化成飯前的洗手和飯後的感恩。這樣的文明魅力十足。每一個兒童都在它的哺育中長大，每一個姑娘都覺得這樣更美。甚至每一件壞事，都在它規定的限界到頭和終止。

——我覺出了久違的喜悅，我的精神集中起來了。哪怕是來去匆匆，哪怕是不能深入，哪怕是嚴守禁忌，我明白此行於我，已是一次珍貴的體驗。這是多麼好的、參照的道路呵，我發覺自己又在放縱思想。可能性，或者只是奢望，好像又隱約地對我引誘，這使我常常獨自笑起來。

憤慨在曝烤中散盡了，消失在沙漠綠洲上面的，千里萬里的白熾陽光之中。麻木的心在甦醒，天性在復活。在正午的喀什，我開始計劃著下一次。我不明白，造物主為什麼只是對這裡，才降賜了這麼擾人的魅力。就像綱繩對於網，就像經緯對於布一樣。我開始希望接近，雖然為時太晚，但門

戶卻開啟了。我甚至盤算著補習一點哈語或維語。即便不是為著文明的參照，只是為著自己的生而為人。

我在南疆的最後幾天，是閒逛度過的。每一個巴扎，每一個小販，都是我打招呼的對象。我一刻刻地記憶著這個喀什噶爾的夏季。

四望都是燙人的白色浮塵，炙烤迎面撲來，氣流滾燙地裹住了身體。無論如何，總還是實現了一些寶貴的瞬間。多麼難得，我獨自想。我想著疏勒的馬老漢，想著艾提尕爾的毛拉，尤其是想著那個蒙面女人。我已經迫不及待，想把對她的印象告訴我的女人，告訴孩子，告訴願意理解她的朋友。我沒有能夠看見她的眼目；但正是她，為我揭開了喀什噶爾面紗的一角。

由於這種思想，我甚至珍惜在每一個烤肉攤子、在每一個賣炒麵和薄皮包子的小鋪吃飯的機會。不管和誰坐在一起，不管這裡是根本不通行哈語的南疆首府，不管他是否能容忍我的蹩腳的一共不到 20 句的哈薩克語，我一定要堅持著，把這些話說完。問好，自我介紹，問他的家鄉、年齡、有幾個孩子。

最後再告別：Kudayem berse，Jene korsermes。如果胡大允許，我們還會再見的——這是我特別喜歡的一句哈語。每一次，好奇的人看著我，又大笑又鼓勵，對我笨拙的簡單句，對我的固執相。可是對我來說，強行的對話是起碼的表達，是我對憧憬的世界表達尊敬和愛情的形式。我沉浸其中，一瞬間的時刻那麼美好。我有時也笑，但那是假裝的。

離別前一天，和一個來自帕米爾的塔吉克老人並肩坐著，在塵土飛揚的集市上吃抓飯。看著他那風塵僕僕的舊靴子，我覺得自己和他那麼相像。我們都不過是些牧羊人，終生不過依循了血統的教訓。凝視著他，看著他在熱風中一飄一飄的漂亮鬍子，我覺出自己的孩子般的渴望。我想這樣生

存，想屬於這樣的氣質。傷中華之多艱，我盼我的文明也有華美的色彩。是偏執的癖好還是淺薄的浪漫？我不究辨，我只憑直覺喜愛。

碗裡有一塊肥香的羊胸骨，被胡蘿蔔染成了金黃色。我用著他的小刀，細緻地剔著吃著。他滿意地點著頭，重複著每一句聽懂的話。我們費力地談著，消磨著炎熱的白晝。做飯的小夥子聽著，不住地微笑，而我卻差點哭出聲來。